

中国工人出版社

● 严阵著

今天誰最美麗



(京)新登字145号

今天谁最美丽

严 阵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3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0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100册(平)
1—230册(精)

ISBN 7-5008-1041-5/I·249 定价: 5.50元(平)
8.50元(精)



徐州矿务局机关夜景 刘凤亭摄

潞安矿务局获 1990 年金马奖



开滦矿务局劳模
(左起)艾有勤、
侯振清、张京川、
侯占友



兖州矿务局机关驻地 丁庆平摄



上：淮南矿务局局长
杨宗震(左)党委书记
吴友忠(右)

中：国产综采机组已
在乌鲁木齐矿区开刀
生产，产量高安全好。
下：大同矿务局定期
监察井下瓦斯及有害
气体，保证安全生产。

前言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

《今天谁最美丽》是安徽省作协主席严阵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收入本书的14篇报告文学，全部是煤炭题材的作品。

严阵是我国的著名诗人和作家，曾经创作、出版过20部诗集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以及散文集等数十部作品。他和煤矿有着深厚的渊源，早在60年代初，他就戴上了矿工帽，在淮南矿务局下井，体验生活，创作出长诗《中国矿工颂》。“每盏矿灯下都立着当代英雄的群像，每条路上都有着创业艰辛的记载”；“是你给每个家庭送来了温暖，是你把万盏灯火送向夜的大街，是煤把黑色的钢铁化成了红流，是煤在燃烧着这个伟大的时代！”哪一代走进煤矿队伍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能记得他这样充满激情的诗句。80年代末，在文坛流派纷呈、莫衷一是的时候，严阵的笔触却又涉向了深深的井巷，开采生活中的乌金了。他二下淮南，在深入生活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今天，谁是最美丽的人》，发表在1989年3月的《人民日报》上。在文中他热情讴歌矿工是当代最美丽的人，并以淮南矿工来象征中国的矿工，真实地记叙了他们的忍辱负重、

艰苦创业、默默奉献的牺牲精神，肯定了矿工的创造和他们的价值，浓缩了煤炭工业的命运、前途，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深深打动了正在煤炭工业战线奋战的广大干部、职工，也深深打动了曾经为煤炭工业奋斗了多半辈子的老一代革命者。原煤炭部部长、当时的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总经理于洪恩热情地把严阵请到北京，充分肯定他的现实主义笔法和为矿工而写、为矿工而歌、说真话抒真情的创作道路，欢迎他到全国各地煤矿走走，多写一些像《今天，谁是最美丽的人》这样的歌颂矿工、讴歌矿山火热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为了真实地反映煤矿，写出当代最美丽的群体，在此后的一年间，严阵同志在我会的帮助下，从安徽北上，从南国到塞北，从东北到西域，跋山涉水，行程万里，在徐州、大同、晋城、潞安、抚顺、扎赉诺尔、通化、宽州、乌鲁木齐、哈密……处处留下了他的踪迹。每到一矿，他都和新老矿工交朋友，或下矿井，或访问矿工家庭……在一个老矿，他看一户户老矿工家的陋室不堪风雨，而他们创造的价值足以筑起广厦千万间、他们开采出乌金足以温暖千万家，不由热泪纵横；在大同，他听说矿工除夕夜下井回来，家里却没水为他们下已经包好的饺子，也不由思绪万千，夜不能寐……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感，他写下了《燃烧着的普罗米修斯》、《美丽的银河》、《徐州正在苦战》、《煤炭皇冠上的月亮宝石》、《阿波罗的杜鹃花》等十多篇作品。为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发现好人都到煤矿上来了，矿工做的太多太多，我写的太少太少，矿工是最真实的人，最善良的人，最美丽的人，作为一个作家，我愿为他们呐喊一辈子！”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繁荣煤矿文学创作，旨在运用文学的形式，塑造矿工的形象，提高矿工的社会地位，丰富矿工的文化生活，推动矿山的两个文明建设，并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通过办文学培训班、评奖、开研讨会、支持煤矿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等多种形式，向社会推出了一批煤矿

文学作家，著名的如陈建功、谭谈、周梅森、孙少山、谢友鄞、刘庆邦……等已从煤矿走出，登上了当代文坛；同时也多次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呼吁，欢迎社会作家到煤矿来深入生活、创作反映矿工生活、追求和创造文学作品。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也走出沙龙，来到煤矿，严阵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向广大读者推荐和推出他的这部报告文学集也是这个原因。中国是个煤炭大国，有着七百多万矿工，他们长年艰苦生活、工作在偏僻的山野、深深的地层下面，为祖国奉献着光热、奉献着能源，创造着一个个人间奇迹。1989年，我国的原煤产量又一举突破10亿吨大关，跃居世界首位，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业绩，他们的事业值得大书特书，他们的生活、创造为文学艺术提供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一切愿意来煤矿深入生活、为矿工树碑立传的作家、散文家、诗人，我们都举起双手热烈地欢迎。可以说，一切真正愿意到煤矿火热生活中来的作家、散文家、诗人和一切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当代最美丽的人！

目 录

前 言

今天,谁最富有

——来自开滦的报告 1

今天,谁是最美丽的人

——淮南矿务局巡礼 37

煤炭王冠上的月亮宝石

——潞安矿务局掠影 63

黑土地上盛开的兰花

——访晋城矿务局 80

太 阳 魂

——访淮北矿务局 91

燃烧着的普罗米修斯

——访大同矿务局 120

阿波罗的杜鹃花	
——访兖州矿务局	131
多情的土地	
——访新汶矿务局	161
徐州正在苦战	
——访徐州矿务局	175
情系大戈壁	
——哈密矿务局掠影	190
一梦在新疆	
——新疆煤炭战线纪行	205
琥 珀	
——访抚顺矿务局	223
美丽的银河	
——通化矿务局的妇女们	244
呼伦贝尔草原的明珠	
——访扎赉诺尔矿务局	259

今天，谁最富有？

——来自开滦的报告

当那些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倒爷”们，身穿高级西服，手提密码箱，神气活现地穿梭于各大宾馆、饭店、舞厅、酒吧，一掷千金的时候，我不由伏案沉思：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今天，究竟谁最富有？而谁，又最应该富有？

带着这个理论上几乎不成问题，而在现实生活中又令人相当难解的问题，在北方罕见的酷暑中，我走访了著名的开滦矿务局。

开滦是我国重要的大型煤炭工业基地之一，自1876年建矿至今，它已有110多年的历史。在解放前的70年里，开滦矿工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的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为此，他们曾被誉为“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在解放后的40多年里，我们的开滦矿工，在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面前，在为国家 and 人民奉献全部光和热的拚搏中，同样地，谱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天气酷热。街上流行红上衣。“大亨”的味道很不错。在热烈地谈论过冰箱，谈论过平面直角遥控彩电之后，现在，人们的热门话题已经转向用砂洗绸缝制的新潮时装和名牌空调

了。在这沸沸扬扬形形色色的，在我们所有的城市，所有的街道漫流的人潮面前，在白天的，晚上的，在雪夜的，霜晨的，各种各样的，无数次的敲门声中，不管你是正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难道我们能够忘记开滦那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难道我们能够忘记那里千千万万的矿工？难道我们能不关心他们现在工作得怎么样？生活得怎么样？我想，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脊梁，既然他们的位置，他们的份量，是早已被历史确定了的，那么，要回答今天谁最富有？谁最应该富有？答案是应该非常明确的。

今天，谁最富有？

如果说：在中国，目前最富有的是矿工，肯定会被认为你的神经不太正常，因为，据说，在近几年全国的工资序列中，淮南市，矿工占第36位，抚顺市，矿工占第19位，大同市，矿工占第17位，徐州市，矿工占第20位，而赫赫有名的功勋卓著的开滦矿工，他们的工资序列，在唐山市大大小小的企业中，勉强要强，也只能占到第14位。

可是，矿工却又是最富有的。

在地图上找不到开滦，开滦是开平和滦州的合称，开滦矿务局设在唐山。虽然出现在我面前的唐山，如今已是绿树成荫，层楼叠起，往日的地震已了无痕迹，可是，只要一接触到人，只要一接触到从那个时候生活过来的人们，你便不能不面临着一种震撼，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震撼。在这种震撼之下，你便会立刻瞪大眼睛，以非同寻常的敬佩的目光，注视着出现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开滦人，思考着这些年来，他们以难以形容的勇气，可以说是排除万难走过来的道路。

今天，谁最富有？

开滦局党委副书记张凤阁，是我在开滦局见到的第一个人，当他笑着向我伸出手来的一刹那间，他那只在地震期间被压伤致残的手，一下子便把我拉回到15年前，拉回到一夜之间便把唐山市变成一堆瓦砾的1976年。于是我想到了开滦的10个煤矿，想到了开滦的13万矿工，想到了他们的40万家属，想到他们年产的1700多万吨煤炭。于是我想到：开滦矿务局绝不是普通的矿务局，开滦的13万矿工绝不是普通的矿工，开滦的40万家属绝不是普通的家属，而开滦的1700多万吨煤炭，也绝不是用数字所能表达出它真正份量的煤炭。

不到开滦不知道，一到开滦我才深切感受到，开滦的同志们，包括它的干部们和它的矿工们，他们这些年来，几乎都是带着地震的伤痕在工作着，劳动着。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每个人的伤痕都在手上，但，张副书记的那只手，却很自然地成了一种象征，成了开滦人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象征。

虽然开滦人自己似乎已经忘却了那段经历，可是，他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来自江苏扬州的局党委书记宣政远，在和我的几次谈话中，都说生女儿比生儿子好。后来我才知道这并非他的由衷之言，他所以这么说，那是在用自己的双手，安抚自己那永生的创痛，因为在那次大地震中，他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宣政远同志1957年来矿，从采掘一线到矿长、工程师，什么都干过，尽管因为有海外关系，他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尽管被压在三层楼的瓦砾堆中，从夜里三点到上午十点，他靠着在采掘一线练出的本领，自己为自己挖出一条通道才活了下来，可是，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当他从废墟上重新站起来那时开始，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重建矿山。真的，尽管自己处境不好，尽管自己丢了正上初中的儿子，他却从没有想到要离开开滦。如今他的头发花白了，脸上的皱纹和井下的巷道一样多，可是他的一颗心，却全部扑到煤炭上，我来的第二天他就下矿了，我走的头一天，他又下矿了，我对他的访问，只谈了一半，

也许永远只能谈这一半。

局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东信是我在开滦见到的另一位同志，他热情接待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和其他局的宣传部长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在那次大地震中，他一家六口，只剩下他一个，这些年来，他肩负着五位亲人一夜之间全都离他而去的巨大悲痛，在瓦砾堆上重新建设自己的生活，虽然他已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的时间奉献给了煤炭，可是，时至今日，他家里依旧没有彩电，依旧过着普普通通的俭朴的日子。当人们问到他的这些情况时，他总是说：想到那些死去的同志，除了拚命工作之外，我本人别无他求！

今天，谁最富有？

家在北京的矿务局局长徐冀，从北京矿院毕业后，来到开滦，至今已经整整27个年头了。虽然，在这漫长的27年中，开滦的风风雨雨，已将他的一头黑发全部染白，可是，就是在今天，那满头白发也仍然掩盖不住他那依然不减当年的蓬勃的活力。看到窗外在冀东平原的酷暑下转动的天轮，看着他那毫不掩饰的满头白发，我不禁想到：这每一根白发里有多少矿工的风霜雨雪，这每一根白发里有多少沉甸甸的属于这开滦也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在开滦的27年中，有19年他是在矿上度过的，他在煤矿结婚，夫妻双双经受了地震的严峻考验，他临危不惧，坚不可摧，是新中国培养出一代既有远大理想又有科学头脑的不尚空谈而尚务实的知识分子。我想，选他当局长是选对了。天那么热，作为一局之长，作为全国赫赫有名的大企业的领导人，他的办公室里连个空调都没有，在我看到他这几天里，为了开滦，他三上北京，每一次都顶着酷暑，每一次都住在没有冷气设备的开滦局办事处的简易客房里。每一次，老伴在行前都嘱咐他去看一看离办事处只有两站地的在京工作的小孩，可每一次他都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

和徐冀同样默默工作着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局经营办公

室的副主任郑锦铨。老郑是广西人，1963年，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就分到开滦。开滦的确有一部值得研究的历史，可是他来之后，却并没有时间专门去研究这里的历史，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一场永不休战的夺煤大战。他在这里结了婚，爱人是哈尔滨人。在过去的28年中，他一直和开滦生死与共。谈到1976年的大地震，他已如经历过许多战争的老兵那样，轻描淡写地叙述着他和妻子如何从瓦砾堆中爬出来，如何在离开那堆废墟之后，才想起自己刚刚八个月的儿子不见了，于是他们又在那频繁的余震中跑了回来，在那堆瓦砾堆中挖啊挖啊，终于把自己那已经停止呼吸的儿子挖了出来。妻子死死地抱住儿子，她不肯把他放掉。于是，奇迹出现了，那已经停止呼吸的小生命，在早晨的风雨吹打下，竟慢慢地活了过来。“儿子呢？”“现在正在上中学。”这就是郑锦铨的故事。也是在开滦这片多灾多难然而又是英雄的土地上，经过千锤百炼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虽然这可能是他在已经过去了的那些纷纭的往事中，最不值一提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并不那么轰轰烈烈，可是，一个在生死的考验面前矢志不移，终生都把自己的根扎在煤炭这片土地上的这一事实，不就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吗？我本来打算到他家里去看看，可是，离开唐山的时候，刚巧他不在家。老实说，虽然匆匆一见，我却永远都忘不了他。忘不了他那黑黑的面颊，瘦瘦的身材，忘不了他的那副并不时髦的眼镜，和眼镜后面的那双典型知识分子的既谦和善良又一丝不苟的没有沾染一点社会上正在流行的种种官场市场弊病的眼睛。后来在北戴河的几天里，我们遇见了他的妻子，当谈起老郑的时候，她笑着说：“我家老郑啊，直到现在，还像刚参加工作时一样，只要矿务局有事，总是把饭碗一丢就走，而自己的事，这么多年，可以说，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过。”

我所以在这里提到郑锦铨，并非特地要写郑锦铨，老实说，在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物中，我并没有作过精心地选择，没有一

一地细细地去作过比较，没有像人事部门那样，翻来复去地去做民意测验，更没有按职务大小级别高低挖空心思地去排座次。我在这里提到的，都是我在开滦遇到的人，而写的，也是一些普通的事，因而，包括宣政远，包括徐冀，包括刘东信，还包括一些我在这篇文章里将要提到的其他的人，在整个开滦来说，也许他们的故事并不算过分突出，也许有许多我没提到的人，他们的故事更加精彩。也许，甚至就他们自身来说，我在这里提到的，距离他在生活中真正的闪光点还相去甚远，但我想，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不，不是无关紧要，而可能更有说服力。因为，在开滦这片土地上，在开滦那众多的人物中，只是随意偶遇，信口谈来，便可以使我们受到深刻的启示，这比起精心搜求得来，不是更加可以说明开滦人总体的素质吗？

今天，谁最富有？

局行政办的李瑞祥副主任，见了人总是谦逊地笑着，他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接待着外地的来客。我想，在他接待过的客人里，又有几个知道，在那场大地震中，他丢失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这些年来，又有谁走进过他的梦境，轻轻地抚摩过他心灵上的那永远也难以愈合的伤痛？局宣传部副部长苗久合，在采掘一线摔打了五年，大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姐姐，今天一眼看去，却依然保留着海部俊树那种夺人的神采。而一直陪同我们到一些矿上访问的局宣传部科长郭印川，更是一位办事特别认真的青年。他以前是空军飞行员，妻子在沈阳工作，女儿已经12岁了，夫妻仍然分居两地。我们在矿上采访那个星期天，正值他爱人探亲期满要回沈阳，一年就见一两次，按说这个星期天他应该留在家里陪陪他的爱人，可是，早晨八点正，他照样准时地等在招待所门口，而和我们一起访问回来，就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这是小事吗？是小事，但也不是小事，因为从这些最普通最细微的生活的末梢神经的微循环中，你可以感受到煤都开滦的心脏的跳动。

今天，谁最富有？

开滦是一个整体。是一条“特别能战斗”的脊梁连结的整体，是一条特别能贡献的血管哺育的整体。干部的榜样影响着矿工，矿工的表率又影响着干部。多少年来，开滦的同志，为了给国家多出煤，出好煤，就一直是这样互相影响着，互相鼓励着，互相关怀着，又互相促进着。应该说，开滦不仅是祖国的宝藏，也是英雄的摇篮。

疾风知劲草。看人要看关键时刻。在任何一次考验面前，开滦矿工用实际行动作出的回答，都是十分响亮的。

早有“矿山铁人”之称的艾有勤，是唐家庄矿的采煤工人。我一到开滦，就听到他长期以来，总是背着两个干粮袋带着两盏矿灯下井的故事。艾有勤是农民的儿子，1969年，当他27岁的时候，便来到唐家庄矿采煤三区，当了一名普通的采煤工。艾有勤虽然家在农村，他到矿上工作，却不是为了挣钱盖房子，也不是为了挣钱回家结婚。他入矿20多年如一日，艰苦拚搏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煤，我们就要多出煤。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艾有勤入矿20年来，没有回家过一次春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在井下负了重伤，大腿韧带严重撕裂，缝了九针，大夫要求他住院治疗三个月，他却八天出院，重返井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20多年来，他在千尺井下，十几次奋不顾身地抢救国家财产和工友的生命。在一次井下冒顶事故中，工人张连海被矸石埋住，关键时刻，艾有勤心里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同伴的安全。他迎着继续散落的矸石扑了上去，用自己的两只手去扒矸石。当张连海的头部被扒出来的时候，艾有勤听到头上的顶板再次隆隆作响，面对着第二次井下的大冒顶，艾有勤的第一个动作，是把自己头上的安全帽摘下来，用它去护住张连海的头部，然后便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把张连海紧紧护住。就这样，张连海得救了。当艾有勤从矸石堆里爬起来，把张连海背到安全的地方时，救护人员发现张连海的胸部

全是血，却查不出有一处伤口，后来见到艾有勤的背上伤痕累累，鲜血直流，这才知道，这血是艾有勤护张连海时被矸石砸伤，又在背张连海时染满他的胸膛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地震时家里的住房全部夷为平地，失去母亲、兄弟、嫂子五个亲人的情况下，他身不离矿，心不离井，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救援被压工友和排除矿井积水上。入冬了，别人家的简易房早就盖好了，艾有勤的一家却仍然住在用塑料布搭盖的小窝棚里，外甥从几十里外的家里跑来找他，虽然不该他的班，宿舍里却找不见人，原来，在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灾难压力下，这个矿山铁人，这位开滦的矿工，又背着两袋干粮带着两盏矿灯下井了。当我这次在唐家庄矿上见到艾有勤的时候，艾有勤已经50岁了。屈指算来，他入矿已23年，虽然在这23年里，他的事迹写满了矿区四大本厚厚的职工功劳簿，虽然他在前18年里，就已经完成了23年的工作量，虽然仅仅前18年他就自觉为国家多出煤11万多吨，然而，当我见到他时，他依旧如一个农民那般朴实。他见我们来，便自己掏钱去买了一个大西瓜，一面把好的让给我们，一面重复着一句话：“煤是国家的粮食，国家还不太富裕，创造财富还要靠咱们工人”。听说他在煤矿干了23年，去年才把户口转到矿上，我不由问到了他的生活。他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汗背心，脚上穿着一双普通的布鞋。听到我的问话，他笑得像泥土一般淳厚：“老前辈流血牺牲没考虑个人，作为煤矿工人，怎么能老想着自己？一个人，不在于他有多少钱，只要日子过的扎实，我看比什么都好”。我望着他，他依旧是那么淳厚。特别在静穆的瞬间，他就像一尊铜像。在那一瞬间里，我觉得他就是整个开滦的化身：他是那么善良，他又是那么坚强。他是那么无私，他又是那么无畏！

今天，谁最富有？

难道那些被人瞧不起过，又曾经被人瞧得起过，可忽而又被人瞧不起的“做窑的”，“老板子”，除了过多的煤灰和汗水之